

一雙學士眼半箇配

軍頭先生公安家守

定如或曰五祖戒後

身能先又只的云身是

富為惠全集透學湯日品題

蘇文忠先生寓惠全集卷之三目錄



書 共八首

與劉宜翁使君

與王庠

答劉沔都曹

答孫志康

與吳秀才

與陸子厚道士

答虔倅俞括

與陳季常

尺牘 共二百一十一首

與程正輔七十首

與程天侔八首

與范广功一首

與王定國三首

與黃直二首

答張文潛二首

答李端叔一首

與錢濟明二首

與陳伯修二首

與張嘉父一首

與毛澤民五首

與林天和二十四首

與章質夫一首

與杜子師一首

與程懷立一首

與孫志康一首

與王仲敏十四首

與徐得之二首

與吳秀才一首

與翟東玉一首

與孫運勾一首

與歐陽知晦四首

與周文之一首

與遊嗣立二首

與周朝請二首

與蕭世京二首

與蕭朝奉一首

與羅秘校二首

與朱中行一首

與曹子方五首

與王庠五首

與王序一首

與惠州都監一首

付邁一首

與方子容二首

與侄孫元老二首

與人一首 失姓名

與鄧道安四首

與何_德順二首

答參寥五首

蘇東坡全集卷之二十四

與南平辯老十三首

與泉老一首

與僧隆贇一首

與李大夫一首

答王莊叔二首

舊刻今刪去八首

論詩付過

元祐五年

與蔡朝奉

定州

與友人談蠓美

已卯儋州

答程全父三首

儋州

與史氏太君嫂

儋州

答周文之

在儋寄香與林行婆

蘇文忠先生寓惠全集卷之三

惠郡後學黎遵指是因甫編攷鼎刻

男黎融吉南仲甫騰校

葉維陽必泰甫

黃瑜幼燦甫

張元炆賓王甫

叅刻

錢夢蘭國馨甫

書 俱補

與劉宜翁使君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命定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遁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

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

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瘴必能洞視不言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樞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嶠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竒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履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王庠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旣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

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畧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
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
篇誠哉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
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
爾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
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
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
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旣老
涉世更變徃徃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

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
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媼親中乃有王郎
乎三復來貺喜怵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
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
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
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
奉手啓少謝萬一

荅劉沔都曹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

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

荅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儼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

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
剝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竒在海外孤
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
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
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
不宣

荅孫志康

某啓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公父子
間有年矣卽欲奉疏少道哀誠不知海上無便又聞

志康往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
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管幹勤苦
何以堪任卽日孝履支持粗慰所望志文實錄讀之
感噎自聞變故卽欲撰一哀詞以表契義之萬一患
不知爵里之詳今獲觀此文旦夕卽當下筆然不敢
傳出雖志康亦不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啓手足日
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友惟文字庶幾
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然決不以相視也志康
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師是此文甚竒斯人亦可

人也某謫居已逾年諸况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其樂之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有何不可志康聞此可以不深念也玳瑁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等一一捧領感忤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無一物報謝慚負無量見戒勿輕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知慎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時得書兒侄輩或在陳或在許兩兒子

在宜興某獨與幼子過在此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欲知其詳示諭開歲此來相見雖爲厚幸然竄逐中惟欲親故謝絕爲孤寂可憐者則孤危猶可粗安若如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其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泰伯前輩不相交往然敬愛其人欲爲作集引然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乃世舊可爲集其前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旣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

書已領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諸兒子爲學頗長
進迫自吳興寄詩來文采甚可觀此等辱交游最舊
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荅也某所
荅書乞勿示人切祝切祝

與吳秀才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住勝感慰之至
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季六丈待制師中
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
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

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
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
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
沐戚事獨謂僕曰邗鄆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
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
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
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
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申韓
諸子皆有理詞氣條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

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遮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蠶足遠來又致酒麪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日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滌神氣兀然灰稿之大畧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與陸子厚

某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痾所獲多矣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之若得他一見子由確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弁受賜矣因足下致懇可得否韓朴處士多從傳同年游近傳得廣東漕幕遂帶

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鄧道士名守安專靜
有守皆世外良友也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鄰次之
服食草木又次之而胎息三任爲本殆無出此者秘
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
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弦僕今除
五絃不用外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杯
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
釀桂而成益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
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爾道家少飲和
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不宣

荅虔倅俞括

軼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月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
一篇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嘆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
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
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
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
主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

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
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
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
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
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
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
氏期於治病不擇其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
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
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
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
謝不宣

與陳季常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
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
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
不足復道也自當途聞命便遣骨肉隨陽羨獨與幼
子過及朝雲并二庖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
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

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卅要處冒昧厚祿負
荷重寄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
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
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
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膠安
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
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
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
絕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
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
歸得來書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
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
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
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
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
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軾再拜

尺牘

與程正輔七十首

某啓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候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指甚厚感忤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萬萬以時自重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再啓竄逐海上渴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第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外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

三

某啓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兼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懸望韶州風物甚美園亭德孺所治殊可喜但不知有可與爲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若時保練不宣

四

某啓老兄近日酒量如何第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爾然近得一釀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錄呈以發笑笑也

五

某啓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愧兼集此日涉履風濤起居住勝旦日瞻奉併陳區區人還手狀不宣

某深欲^六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待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七

某啓昨日辱臨欸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住勝所貺皆珍竒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人還不宣

八

某啓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

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
惟尊懷亦悵然也但痴望沛澤北歸將復會見爾到
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
叅候間萬萬若時自重不宣

九

某啓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未暇別書悉之
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
呈爲笑并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并納去

十

某啓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棋子
此中雖有似此佳者卽不識也但十有一二壞爾謹
如教畧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
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
會合惟冀若時珍練區區不宣

十一

某啓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
前後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稍間編成
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爾

十二

某啓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
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句五章字字新
竒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知無
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
客兀坐爾新春爲國自愛蚤膺北歸殊寵不宣

十三

某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
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
免憂詩屢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廢殆難措辭也亦
苦痔無情思爾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
皮筒幸甚幸甚

十四

某啓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歎不審
兄諸況如何子舍已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
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重不宣

十五

某近以痔疾發歇不定亦頗無聊故未和近詩也郡

中急足有書并顧掾寄碑文達否成都寶月大師孫
法舟者遠來相看過筠帶子由一書來他由循州行
故不得面達今附上

十六

某啓人來辱書伏承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
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
史詩等絕高每篇乃是一論屈滯他作絕句也前後
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
言切至云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
憂愛之意故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
德有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
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
惟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十七

某啓寄貺蘇梨猫笋五味煎榴棗等北方珍竒物意
兩重感佩無窮某近來眠食頗佳痔疾亦漸去矣兄
去此後恐寓行衙亦非長久之計意欲結茆水東山
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姪孫旣喪母當令長子邁來

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兒子房來次子迨且令試法赴
舉也恐欲知之今有一書與邁輒已作兄封題乞令
本司邸吏分明付之邁必已到都下也不罪不罪

十八

某啓本州黃燾推官實甚廉幹郡中殊賴之不知今
歲舉削能及之否孤進無緣自達不免僭言不罪不
罪博羅正月一日夜忽失火一邑皆爲灰燼公私蕩
然林令在式假高簿權縣颶風猛烈人力不加衆所
知也百姓千人皆露宿沙灘可知蓋屋固未能莠竹

皆不可得一壺千金之時黃燾擘劃得竹三萬竿往
濟之極可佳火後事極多林令有心力可委他在式
假自不當坐此願兄專牒此子令修復公宇倉庫之
類及存撫被災之民彈壓寇賊則小民受賜矣又起
造物料若不依實價和買而行科配則害民又甚於
火矣願兄嚴切約束本州或更關牒曹司依實支破
或專委黃推官提舉點檢催促及覺察科配幸恕僭
易黃燾有一申狀爲催促廣州檢曇頴公案附來人
去此文字蓋廣州不應副非本官拖延也至孝通直

蒙惠書極於感慰深欲裁荅為連寫數書燈下目昏
容後信也不罪不罪六部亦蒙問及不殊此意惟千
萬節哀自重幸恕簡畧

十九

正輔要墨竹固不惜為近年不畫筆生徃徃畫不成
候有佳者當寄上也

二十

某啓近因人來附狀必達比日伏惟尊體佳勝眷聚
各康寧某凡百如昨比徒已絕望作久計矣寶月師
孫法舟來子由有書并劉朝奉書今附舟去寶月已
化矣舟甚佳士議論通貫可喜可喜開歲忽將一月
瞻奉無時臨書惘惘兄北歸別得近耗否惟萬萬自
重冗中奉啓不宣

二十一

某啓近鄉僧法舟行奉狀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
且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
益清茂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
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甚切不可不遵用空

被來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故寫
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
聽召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二十二

某啓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
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爾德孺書信已領
尚未聞所授豈到闕當留乎兄亦歸覲爾何用更求
外補惠及佳麵感忤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
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菘蓉因便寄示少許無卽
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
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畧爲記之不罪不罪

二十三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
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三十緡足今起寢堂歲
終當完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
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欲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
中已竭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齊出十五千足某亦
竭力共成此事所活鱗介歲有數萬矣老人沒用處

寓惠全集 卷三
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如可便乞附至
不罪不罪

二十四

此中湖魚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中竭澤而取
畧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口水
漲溢卽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二十五

某啓往還接奉其樂無量旣別甚悽斷亦不可言也
旦夕到廣想不留兩日尊候必佳健十郎侍行不易

六郎甚渴一見也某到家無恙乞不賜念惟萬萬爲
時自重不宣

二十六

某別時飲過數日病酒昏昏如夢中也且速發此書
不周謹恕恕家釀嘗之微酸不敢寄去二詩以發一
笑幸讀訖便毀之也

二十七

某啓老兄留意浮橋事公私蒙利未易遽數本州申
漕司乞支阜民監買糞土錢若蒙支與則鄧道士者

可以力募緣成之矣告與一言某不當僭管但目見冬有覆溺之憂太守見禱故不忍默也但鄧君肯管其工必堅久也不罪不罪仍乞密之勿云出於老弟也

二十八

某前日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爾成否當續布聞領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不一

二十九

某近因宜興回人卓契順者奉狀想達視覽卽日起居住勝老嫂諸姪各計康靖某與幼子亦如昨遷居已八日坐享安便知愧知愧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謝臨紙悵仰乍暄萬萬自重不宣

三十

某啓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監糞土錢用修橋未蒙指

揮告與漕使一言此橋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近
又體問得一事本州諸軍多闕營房多二人共一間
極不聊生其餘卽散居市井間賃屋而已不惟費耗
軍人因此窘急作過又本都無緣部轄靡所不爲公
私之害可勝言哉某得罪居此豈敢僭管官事但此
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卽悔無及也兄弟之情
不可隱故具別紙冒聞千萬亮其本心恕罪幸甚此
數十年積弊難以責俗吏非老兄才氣常欲追配古
人卽劣弟亦不輕發也然千萬密之若少漏泄卽劣
弟居此不安已告老兄作一手書說與二漕但只云
指使藍生經過廉得或更以一書與詹守稍假借之
令盡力爲妙自兄過此詹亦知懼勵精也

本州管六頭項兵却一半無營房其間有營房者皆
兩人住一間頗不聊生其餘只在民間賃屋散住每
月出賃房錢百五十至三百其間賃官屋者卽於月

糧錢內刻

非官中指揮蓋掠房錢者自擅如此

不惟軍人緣此貧乏又

都將上下無繇部轄飲博踰違急卽逃走作賊民不
安居又軍妻緣此犯姦者衆遠方吏不得人從來如

此非今官吏之過也問得數十年來如此矣約度大畧少三百來間好屋若與擘劃磚瓦官自燒林木亦可下縣採斫只可難為足用又阜民廢監亦有木植此外官買足之度三百間瓦屋每間可用三貫省錢不過千緡此事可了願兄與漕司商量先行文字下本州作訪聞惠州自來軍人闕少營房多在民間賃居又廣州泉州信州三處差來客軍各無營房本州清化一指揮雖有營房一二十間又每年遭水軍人家累難為存活深為不便令本州知州職官都監子細勘會

逐一指揮去處及少營房數目子細畫一開具若干指揮全無營房見今若干兵士賃屋各具見今賃屋人數供申及相度未有營房指揮合於何處起造營房及清化指揮年年遭水合與不合遷移如合遷移卽今來已廢阜民監地位可與不可遷就仍約度合用磚瓦材料人工錢數先將本州見有磚瓦材料豁除外仍更具管下縣分有無可以採斫材木去處兼見差是何人如何採斫及相度添置瓦窰差兵匠燒變本州皆荒茅地雖有主百姓自來不采茅官若日

差兵士數十人專留充燒瓦之用於公私金無妨害此外只具合支官中見錢的確數目供申仍於本州應係諸般錢物內剗支撥係提轉提舉司錢物具若干數目供申若似此行遣料得不過支轉運司錢四五百貫思量此事若不稍處置致稍有意外之患則於監司諸公豈得爲穩便然此事積弊久矣非今官吏之過切告吾兄勿怪責此中官吏萬告萬告如以卑言爲然及漕司商量得行卽須專差一精幹官吏來此與權都監王約者此子甚勤幹同幹之今且體問得

逐營事件如後

一本州管澄海兩指揮禁軍皆有營房不外住然皆是廢茅屋常憂火燭亦當爲瓦屋又本營逐年多有水患亦當相度合如何疏理溝瀆或築防令軍人安居

一清化指揮見管二百三十人只有官屋二十間見有五十五人兵級在外賃屋住及年年遭水及地僻遠金無籬墻不可不遷若遷於廢阜監極爲穩便

一牢城指揮見管二百六十人只有官屋四十間二人共一間外有三十六人兵級見賃屋住

一泉州客軍一百五人全無營房只有官屋三間餘全賃屋住

一信州客軍九十六人見管營房七間

一廣州客軍九十人元因岑探反後添差不曾與置營房此等客軍多在知州都監及場務地分窠坐故只於窠坐處宿食以此不肯賃屋居住然體訪得客軍既無營房纔有病患易得失所是致死損

人衆不可不爲動心

江海之間寇攘淵藪近日鹽賊幸而皆已獲不爾豈細故哉謫居之人只願安帖如惠州兵衛單寡了無城郭姦盜所窺又若營房不立軍政墮壞安知無大姦生心乎此孤旅之人所以輒貢縷言也與指使藍生語覺似了了可令來此與王約者同幹否不揆僭言非兄莫能容之然此本乞一詳覽便付火雖二外甥亦勿令見若人知其自劣弟出大不可不可

某啓近指使還左右奉書必已聞達比日履茲炎燠
尊體佳勝某蒙庇如昨筠州時得信甚安暑雨不常
蒸燒可厭曲江想少清爽否何時會合少解馳結尚
冀保練姑慰願言因何推官行奉啓上聞不宣
再啓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前所問者
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三十二

某啓近苦痔疾逾旬牢落可知今漸安矣不煩深念
荔枝正熟就林恣食亦一快也恨不同嘗六郎十郎
昆仲各安知六郎已拜恩命深增慶忭病倦未及別
啓兼十郎要字尚未暇寫不訝訝岐下湖北想頗得
信

三十三

某啓柯推良吏冠一郡也兄許一紙乞濟其垂成他
雖細滿內太守一削恐以他年及不使若非兄特達
誰復成之某不合僭言實見其有風力廉幹可惜其
去故爲一言也切望切望若非公論以柯爲可舉某
亦不敢頻煩乞恕察

三十四

近釀酒甚釀白而醇美或教入大麥蘖而此中絕無
大麥如韶州有此物因使人爲置數斛不罪不罪

三十五

某啓違別忽復數月思仰日積遞中辱書伏審尊體
佳勝甚慰馳想示諭碧落洞詩却未寄貺必封書時
忘之也竊望寄示老弟却曾有一詩今錄呈乞勿示
人也惠貺新茶極爲佳品感佩之至未由會見萬萬
爲國自重

三十六

某啓近因柯推行奉狀必達示諭修橋事問得才元
行牒已到本州差官估所費蓋八九百千除有不係
省諸般錢外猶少四五百千除有不係省諸般外於
法當提轉分認見說估得却是的確合用之數若減
省卽做不成縱成不堅久矣體問是實然老弟以卑
見度之恐不能成何者吏暗而孱胥狡而橫若上司
應副破許多錢必四六分入公私下頭做成一坐河
樓橋也必矣必矣才元必欲成之選一健幹吏令來

權簽判專了此事不宜且勿應副此錢但令只嚴切
指揮且令牢繫添修竹浮橋也竹賤易成割薪不過
二十千一兩月修一
次每次不過費三
千惟煩修爲要 前日指揮使去時曾拜聞營房事
後來思之亦與此同度官吏必了不得也深不欲言
恐誤老兄事故冒言千萬密之與才元言但作兄意
也至懇至懇

三十七

某啓伏暑切惟起居清勝某凡百如昨近指使柯推
及郡中買藥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十郎遞中書
未到新什此篇尤有功咄咄逼鮑謝矣不覺起余故
和一詩以致欽歎之意幸勿廣示人也未由瞻奉萬
萬以時保練麾汗不謹

三十八

德孺懿叔近得耗否子由頗得安問云亦有書至兄
處達否鄧道士州中住兩月已歸山究其所得亦無
他竒但歸根寧極造次顛倒心未嘗離爾此士信能
力行又篤信不欺常欲損已濟物發於至誠也知之
知之

三十九

某啓專人辱書感慰無量比日履茲新涼尊體何如
其一向苦痔疾發歇未定殊無聊也所論退閑之樂
固終身無厭但道氣未勝宿疾尚纏想亦災數或言
冬深當出厄儻爾時勿藥乎何時一迓來旆少解羈
困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四十

某啓近因蜀使奉狀必達惠新茶絕品石耳異味感
荷之極也扇二十柄書畫殆遍然終不佳病倦少思
也遺事更少涼寫納懿叔近得書甚安德孺久不聞
耗也令子各計安未及別書小兒荷問及宜興兩兒
服闋後欲南來又赦後癡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
兄聞衆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報言者論壽州配買
茶一事已施行仁聖之意亦可仰測萬一也

四十一

廣倅書報近日颶風異常公私屋倒二千餘間大木
盡拔乾明訶子樹已倒此四百年物也父老云生平
未見此異老兄莫緣此一到南海拊視爲佳惠人亦

望使車一到若蚤來民受賜多矣必察此意獄事辱
老兄按正遠近心服闇繆之人亦緣兄免此寃債當
沒齒荷戴乃更恨耶好笑好笑

四十二

某啓昨日附來使上狀必達稍涼起居佳勝見嚴推
言邑君嘗服藥尋已平愈今想益康健秋色漸佳惟
冀倍加寢膳不宣

一作嚴令清約郵民之心必蒙顧慮也有兩事託面聞幸恕草次

四十三

某啓近奉慰必已達比日悼念之餘起居如宜吾兄
學道久矣必不使無益之悲久留懷抱但劣弟未克
面論不免懸情惟深察此理寬中強飯不勝區區再
奉手啓布聞不宣

四十四

某啓知己登舟歲巡連州切望不惜數日之勞一游
羅浮家居悒悒觸物增懷不如且徜徉山水間散此
伊鬱也仍望先令人來約徑去山下伺候也少事干
告此中太守已借數人白直僅足使令欲更告兄輒
借兩人如許卽乞彼中先減兩白直却牒州差兩廂

軍借使也不罪不罪

四十五

某啓近兩奉狀必相繼塵聞比來切惟尊候康安閨門之戚想已平遣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塗羅浮之游果如約否不勝顛望餘暑跋涉惟冀若時自重不宣

四十六

某目見之事恐可以助仁政之萬一故敢僭言不罪不罪今來秋大熟米賤已傷農矣所納秋米六萬三

千餘石而漕府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餘納正色雖許下戶取便納錢然納米不得過五千碩元科之數則取便之說乃空言耳嶺南錢荒久矣今年又起納役錢見今質庫皆閉連車整船載米入城掉臂不顧不知如何了得賦稅役錢去朝廷新行役法監司宜共將傍人戶令易爲徵催准條支移折變委轉運司相視收成豐歉務從民便據此勅意卽是豐則約米歉則約錢今乃反之豈爲穩便聞范君指揮非傳同年意也本州詹守極有恤民之意聞說申乞第二

等以下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不知元科米數此
實一州人戶衆願非詹守私意及非專科要計會多
納米也望兄力賜一言特從其請及乞提轉共行一
條戒約州縣大估米價以致百姓重困須得依在市
見賣實直如牒到日已估價太高者許依實改正庶
幾疲民盡沾實惠切望兄留意仍密之勿令人知自
弟出也千萬千萬問得本州支米每年不過九千若
五萬全納正色則有積弊之憂若以積滯之故年年
多納錢少納米則農民益困嶺南之大患也

見說廣東諸郡

皆患米多支少請兄與諸公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
後應役人公人庸錢及重法錢並一半折米却以見
錢還運司則公稅皆便免得稅米積滯年年抑勒人
戶多納見錢此大利也但當立條常令提舉提刑司
常切覺察轉運司及州縣大估米價及支惡弱米免
虧損役人公人則盡善矣

本州申乞椿定第一等丁米二萬九千餘碩並須得
納見錢其餘第一等稅米及第二等以下丁稅米共
約計三萬四千餘碩任從民便納錢納米近下零碎

者多願納錢且以少計之二萬四千碩中必有一萬
以上碩納見錢矣與漕司元科數目不大相懸而第
二等以下戶皆得任便不拘元科數目人情必大悅
奈何一年役錢及重法等錢共計支一萬三千四百
餘貫若一半折支米卽是每年有六千七百貫錢折
米米每斛極貴時不過折五十約計折支得一萬三
千餘碩也大郎兄弟有來耗未六郎十郎侍下孝履
如何不及作書且乞寬節哀思強食自愛宜興一書
煩爲入一皮角遞兒子輩開歲前皆入京授差遣此
書告爲便發庶速得達也不罪不罪

四十七

某啓自聞尊嫂傾背三發慰書矣比日起居何如懷
抱漸開否傾仰之至輒有少意不勝私憂過計之心
故復發此書必加恕亮餘無異前懇也不宣

四十八

某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恐
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幸甚又見
赦文云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

輸納倍費涉於倍尅者令提舉司舉察關提轉先次
改正依條折科訖奏此一節非常赦語必是聖主新
意主上自躬聽斷以來事從仁恕如孫載不奏災傷
衝替廬壽等州罷配買茶之類皆非有司所及乃天
衷英發卹民之深意恨遠不盡聞然亦得北方故人
書皆云仁聖日躋兼有昭裕二陵德美某雖廢棄曾
忝侍從大恩未報死不敢忘聞此美政不勝踴躍正
輔忠愛之深想同此意然惠州近日科折秣米一事
正違着此赦文甚可懼也赦文云訪聞折科二稅過

重致民間倍費涉於倍尅者令覺察改正今惠州秋

田大熟米賤傷農而秋米六萬餘碩九分二釐以下

納人戶賣米

衆人皆云今年米實無價若官中價錢
緊急人戶更不敢惜米得錢便賣下稍

不過三二斗以上方納得一斗豈非赦文所謂折科

過重使民倍費者乎謂之倍尅顯見聖意疾之甚矣

赦文榜在衢路讀者已有此謗可不懼乎謹按編勅

支移折變令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詳此勅意

專務便民豐則納米歉則納錢今乃反之違條甚矣

某切謂提刑提舉司當依赦文檢坐此條改正施行

昨日惠守詹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萬

九千餘碩納錢其餘第一等以下稅米及第二等以

下米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詹欲某與兄一

論此雖少蘇疲民然亦未依得今來赦赦也如赦赦

意第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某特兄洞照不避僭

易請兄與傅蕭二公面議共行下一文字云所有今

年折科秋米並只依見在市賣實值估定其第五等

人戶並聽情願任納錢米更不拘前來元科數目如

此方依得今來赦文外編赦指揮而一路之民遂少

紓也但聞得東路州郡大率米多支少故運司常有

積滯腐敗之憂不可不為之深慮若能權利害之輕

重取舍從宜則拘多補少固自有術何至作此違條

害民之事乎昨日書中所陳役人見錢奏乞大凡人

戶去州縣遠者及下戶稅米零碎者皆願納錢只為

州郡估得價高大抵官吏皆畏懼上司但加三以上

須是上司痛加約束則致人戶只願納米今運司既

患米多支少歸於腐敗所損不小即須權此利害不

如估價稍低而常得見錢以救運司闕乏與空估高

價而令人戶只願納米積滯腐敗終爲糞土者得失孰多若能痛加打罵郡中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司大利乎今惠州每年支米不過九千九千之外累百鉅萬雖未腐敗而無可支遣與糞土何異若上等人戶必欲納又不失高價則須是州縣育枷轄棒以膏血償填縱恐爲之奈赦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傅蕭面議反覆究竟權利害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卽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字專牒逐州知通大畧

云今年秋熟恐米賤傷農所以聽從民便任納錢米又緣逐州米多支少恐有腐敗積滯之憂深慮倉專計級等意欲多納正色用俸計會司屬及行人等高估米價令人戶納錢倍費只願納米致將來納多支少積滯腐敗不委逐官專切覺察須管一依見在市賣中價不得輒有絲毫加擡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牒來到日已曾高估者許改正裁減務令便民訖申其高估干繫人金與免罪如經逐官保明後却察探得如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價有加分文致人

戶不願納錢將來積滯官米卽官吏亟須勘奏乞行
朝典若蒙採用芻蕘一路生靈受賜也特眷知如此
率易死罪死罪此事切勿令人知出不肖之言也切
告切告

四十九

某啓近四奉狀必一一達比日起居何似聞東行已
決但未聞離五竿的日故未敢往迎且夕聞的耗卽
輕舟徑前也區區併俟面道不宣

五十

某啓羅浮之游不知先往而後入州耶抑竢回日也
弟惟兄馬首之視無不可者且日乘舫徑至泊頭以
候也忽忽未能盡意

五十一

某啓多日不上問但積馳仰不審比來尊候何似眷
聚各佳否德孺懿叔想時有安問某蒙庇粗遣子由
亦安秋涼使旆出按否倘又一見何幸如之未間萬
冀自重不宣

五十二

某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効知不能爲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出於無計遂欲休糧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遽爾則又不可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麩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麩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益氣術其効殆未量也此事極難忍方強力以行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告兄爲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來斤乃足用不足且旋致之亦可以一面於廣買去此藥時有僞者椰子厚云盡老芋是也若松根貫之却是茯苓神亦有効與茯苓同可用惟乞辨其僞者頗有干煩實爲老病切要用者敢望留意幸甚幸甚蜜此中雖有亦多僞如有真者更求少許旣絕肉五味只啖此麩及淡麵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弟發得志願甚堅恐亦因災致福也

某再啓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懷
非一見終不能解也見勸作詩本亦無固必自懶作
爾如此候蟲時鳴自鳴而已何所損益不必作不必
不作也吾兄作一兩篇見寄當次韻爾兼寄佳釀川
芎大濟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問所幹亦別無事
恐三四月間告求一兩般家人至筠及常州至時當
拜書干扣也

五十四

某近頗好丹藥不惟有意於却老亦欲玩物之變以
自娛也聞曲江諸場亦有老翁須生銀是也甚貴難
得兄試爲體問如可求買得五六兩爲佳若費力難
求卽已非急用也不罪不罪

五十五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表嫂壽安縣君遽捐館舍聞計
悲怛感涕僉懷切惟恩義深篤追悼割裂哀痛難堪
日月流速奄畢七供感動逾遠柰何某恨以謫居莫
緣奔詣吊問愧恨千萬幸冀省節悲悼強食自重不
勝區區謹奉疏慰不次謹疏

五十六

某啓不謂尊嫂忽罹此厄惟兄四十年恩好所謂老
身長子者此情豈易割捨然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
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不卽拂除譬之露電
殆非所望於明哲也謹地不敢輒捨去無緣面析此
理願兄深照痛遣勿留絲毫胸中也惟有速作佛事
升濟幽明此不可不信也惟速爲妙老弟前年悼亡
亦只汲汲於此事亦不必盡之佛僧拯貧苦尤佳但
發爲亡者意則俯仰之間便貫幽顯也忝至眷必不

訝草次

五十七

某輒附上綾刻絲各一疋用與表嫂齋僧表區區微
意不罪不罪淡麵經月疾不減却稍肉食近却頗安
天涼炎退自然安適茯苓亦不服食也承寄遺并蜜
已領極佳近嚴推官者託口陳二事曾道使人寄書
盡扇子去必達八十哥化去感念疇昔爲之出涕史
嗣立宅表姊二十一縣君亦有事羈寓嶺海那堪時
時聞此知兄已出巡千萬勿憚遠一來游羅浮弟候

聞來耗便去山下奉候表姪必未到且請決意一來
恐明年兄必北歸無由來也

五十八

遺事已用澄心紙廷珪墨寫成納去尉掾子孫一句
不須出彼自不知也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
月五首錄呈爲一笑吾儕老矣不宜久鬱時以詩酒
自娛爲佳亡者俯仰之間知在何方世界而吾方悲
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

五十九

某啓別後因本州使人一次上狀并香積詩必已達
尊覽兩辱賜教具審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某入冬眠
食尤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魚蝦出沒
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觀作新橋掩骼之事亦自條理
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之免憂藥錢
必已請比來數事皆蒙賜左右此邦老穉共荷戴也
乍寒萬萬自重

六十

某啓長至伊邇不獲稱觴祝頌之懷難以言諭比日

起居增勝憲掾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顧君信佳
士伯樂之廐固無凡足也老弟凡百如昨但痔疾不
免時作自至後杜門不見客不看書凡事皆廢但曉
夕默作小乘定雖非至道亦且休息平生勞弊且爾
少期百日兄憂愛之深故白其詳不須語人也所謂
以得爲失者夢幻顛倒類皆如此爾未由瞻奉萬萬
若時自重不宜

六十一

某啓蒙惠冠簪甚竒卽日服之但衰朽不稱爾全麵
極佳感怍之至岑茶已領杭人送到表忠觀碑背作
五大軸輒送上老兄請掛之高堂素壁時一睨之如
與老弟相見也附顧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訝不訝升
卿之問已荅之矣并白顧君其詳

六十二

某啓別來三辱書教眷撫愈重感慰深矣想已達韶
起居住佳勝桃花源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管字
韻拙句特蒙垂和句句竒警謹用降服幸甚幸甚一
字雖戲劇亦人所不逮也某凡百如昨十九日遷入

行衙再會未期惟望順時爲國自重因蘇州卓行者
奉問不宣

六十三

三詩因感微物以寄妙理讀之條然自失以病未和
得愧忤執政小簡中近人之病聽不聽在他兄不可
不言也如聞前削監事亦頗行是否寄惠大黃丸等
糟薑法魚麥蘖金已捧領感荷感荷

六十四

近得柳仲遠書報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

定州柳見作定簋也遠地聞此情懷割裂閑報之爾
六十五

某啓聞歸艤到岸喜不自勝辱手教承起居佳適值
夜乏人未可前詣新詩輒次韻取笑取笑前本附納
忽忽

六十六

某啓漂泊海上一笑之樂固不易得况義兼親友如
公之重者乎但治具過厚慙悚不已經宿尊體佳勝
承卽解舟恨不克追餞涉履慎重蚤還爲望不宣

六十七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箴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賀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爲佳也不罪不罪

六十八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爲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六十九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甚幸甚幸

七十

廣州多松脂閔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燉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爲致一副中樣者三物

皆此中無有也不罪

按程正輔爲公母族至親是時提刑粵中故公得
悉言惠州利病凡軍屋橋梁錢穀支納之事經畫
周悉其造福于吾惠者重矣然多難畏人尤恐人
知言自公出而禍隨之閔密以請每篇之中多致
意焉懇宛之衷千載如見後之君子事權在握無
所顧畏行所得行者覽此能無慨然

與程全父八首

某啓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存
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安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
意過當非衰老者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
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二

某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畧示諭固合如命但罪廢閑
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荅未欲頻
瀆也幸矜察愧愧

三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髣髴歎誦不

已老拙無以荅厚意但藏去永以爲好爾忽忽不謹
四
某啓新詩幸得熟覽至於欽誦老病廢學無以少荅
重意愧怍而已

五
別紙示喻具曉所是田地問得郡中猶取文字未了
切不可問也感掛意悚息悚息老拙慕道空能誦楞
嚴言語而實無所得見贖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頌
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不已

六
令子先輩辱訪及客衆不及款語少事干煩過河源
日告申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頭王臯暫到郡外
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家私紛冗不及寫書
千萬勿罪勿罪蔣生斫木亦告畧督之江君訪別本
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

七
某啓龍眼晚實愈佳時蒙分惠感怍不已錢數封呈
煩聒增悚增悚白鶴峯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

太人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
稍大不傷根者柑橘柚荔枝楊梅枇杷松栢含笑施
子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十二月
七日

八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
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
此紙爾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與范子功

某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金之良藥公久知之
不在多囑也子由極安居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
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金安過
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
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
要知六郎婦與二孫金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
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
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
極荷意重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倘有良藥異士乎今

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
柰何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婦甚長成旦夕到此矣

與王定國三首

某啓高休至辱書憂愛矣比日起居何如書意欲一
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禦瘴
之術惟絕欲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禦瘴
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肉魚蒜遇着便喫生病老
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要也君嘗嘗云王定國瘴
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遂能如此乎老人知道

則不如公頑愚卽過之朝夕離南都別上狀愈遠加
愛不宣

又

某啓遞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勝貴眷
各康健併解懸情幸甚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生計
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二庖
者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甚惡某旣緣此絕棄世故
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
也呵呵書中所論甚感至意不替疇昔而加厚也幸

甚幸甚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道氣有成矣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有定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

又

其一味絕學無憂歸根守一乃無一可守此外皆是幻此道勿謂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沒用處亦須作地行仙但屈滯從狗竇中過爾勿說與人但欲老弟知其畧爾問所欲幹實無可上煩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參爲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張十七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故欲其一箴之否

與黃魯直二首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卽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囊無一錢塗中頗有知義

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
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疾百藥不効遂斷肉菜五味日
食淡麵兩椀胡麻茯苓麩數杯其戒又嚴於魯直雖
未能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幾能修之非特愈疾
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潜在宣
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
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謫也隔絕書問難
繼惟倍祝保愛不宣

又

某有侄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
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
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竒志故爲作書然
舊聞其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着人有程
遵誨者亦竒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有致窮
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
量也

荅張文潛二首

某啓久不奉書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歎且審爲郡

多暇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疾久已掃除但凡害生者
無復有則真氣日滋骨髓餘益形神卓然復壯無三
年之功也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
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
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
後復展百日以及期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決
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蒙遠致兒
子書信感激不可言子由在筠甚自適養氣存神幾
於有成吾儕殆不如也聞淳父魯直遠貶爲之悽然
此等必皆有以處之也某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
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瘴厲雖薄有然不惡
與小兒不會病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侍
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會合未期臨書悵惘惟
萬爲道自重不宣

又

某啓屏居荒服真無一物爲信有枕椰方丈一枚前
此土人不知以爲杖也勿謂微陋収其遠意爾荔枝
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

如閉戶之有味也木不輟服無咎竟坐修造不肖累
之也愧作家有婢能造酒極佳全似王晉卿家碧香
但乏可與飲者爾羅浮有道士鄧守安雖朴野養練
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濟人深可欽愛見邀之在此又
頗集醫藥極有益也曾子開陸農師俱不免以知默
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兒承問不欲令拜狀煩覽
也

荅李端叔

朝雲者死於惠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臨
去誦六如偈以絕塋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
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得此書後幸作
數字寄永通仍取兒姪輩一書爲幸

與錢濟明二首

某啓專人遠辱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
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
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絕嗜
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之紳矣餘則信命而
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舊高義

凛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
愴恨惟祝倍萬保重不宣

又

某啓近在吳子野處領來教尚稽荅謝悚息之至遠
蒙差人固佩荷契義矣而卓契順者又可竒也無以
荅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
得也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唯有紫團參一板疑
可以奉親故不以微渺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
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
子惠書回荅簡率一一封內必不罪也嶺南家家造
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
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呈勿示人千萬千
萬

與陳伯修二首

某謫居粗遣筠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令今
挈家來矣某已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甃墓爾
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
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

輒盡之爾惠示佳茗極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
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怠於心
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也

又

某近日甚能剝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
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
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爲美談
然竟無一字少荅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
居在一峰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

百里間椰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
丘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譚文之南方之瑚璉
杞梓也恨老爾頗相歡否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
公能援達之乎徐得之書信已領當途中荅謝也

與張嘉父

某啓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起居佳勝
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
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有領會若求
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丘

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旣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與毛澤民五首

某啓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旣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堂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示諭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不宣

又

某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來至此某又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君

倘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閑知之

又

某啓寄示竒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爾佩荷厚意永以爲好

又

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固自有定數向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竒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死罪

與林天和二十四首

卽博羅令林抃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卽荅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勞神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
尋賞否想亦以少雨軫懷也未由徃見萬萬若時愛
攝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候何如惠貺荔
子極佳郡中極少得與數客同食甚幸幸未由會合
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雨後晴和起居住佳勝花木悉
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卽
面謝爲媿人還忽忽不宣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昨日辱訪別尤荷厚眷老病龍鍾不果詣送愧
負多矣經夕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君
者願益進此道譬如農夫不以水旱而廢穠蓂也此
外萬萬自重

又

某啓辱教承微恙已平起居輕安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勩攝衛爲艱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但增悵仰也乍涼千萬自重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可勝辱書承起居佳勝聞還邑以來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暮萬萬自重

又

小兒往循已數月矣賤累閏月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領書及惠笋蕨益用愧感聞相度移邑果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

月才到瀨上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面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辱書承起居住勝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事然老穉紛紛衆口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自重

又

骨肉遠至重爲左右費羊麵鱸魚已拜賜矣感忤之至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住勝久以冗率有關馳問愧念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忤之至未由瞻奉萬萬自重

又

高君一臥遂不救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浹之間喪兩女使况味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憮然也

又

某啓人來辱書且審比日尊候佳勝甚慰所望加減
秧馬曲盡其用非撫字究心何以得此已具白太守
矣乍熱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謠頌布
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
諭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
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
薑花欲出錄夢得書去庶致此餽也呵呵豐樂數木
匠請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指揮勾押送來爲幸

又

某啓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
清絕恨不對酌想亦顧影獨飲而已未卽披奉萬萬
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卽候漸涼起居佳否叠煩願旨

感作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宣

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未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卽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游計不爲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蚤膳庶少欸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章質夫

某啓近承手書以待者化去曲垂開喻感佩深矣比來皆已忘去凡百粗遣但方營新居費用百端獨力幹辦尤爲疲勤冬末乃畢工爾時遂杜門默坐雖鄰

不覲荷公憂愛之深恐欲知其畧也萬一有南來便
人爲致人參乾棗數斤朝夕所須也不罪不罪

與杜子師

某啓貶竄皆愚暗自取罪大罰輕感恩念咎之外畧
不置胸中也得喪常理正如子師及第落解爾如別
紙所諭甚非見愛之道此等語切冀默之餘非面莫
悉

與程懷立

某啓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
之極蚤來風起舟師不敢解故少留來約淨慧與惠
州三道入語爾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與孫志康

某慰言不意變故尊丈節推遽捐館舍士友悲慟有
識嘆惋奈何奈何伏惟至孝志康節推純誠篤至罹
此凶酷哀慕摧裂何以堪處日月有時已訖襄事攀
號逾遠觸物增愴孝思罔極奈何某以竄逐海
上莫由赴吊臨紙哽咽言莫能諭尚冀寬中以繼志
爲大以時節哀強食庶全生理謹奉疏不次

與王敏仲十四首

某啓春候清穆竊惟按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
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遣適遷過新居已浹
旬日小窗踈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
奉萬萬爲國自重不宣

又

某啓兩蒙賜教慰感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伏想
已塵清覽卽日台候何似越人事嬉游盛於春時高
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

陪後西望增慨尚冀保練慰此區區不宣

又

某啓久以病倦闕於上問竊惟鎮撫多暇起居萬福
春來雨暘調適必善歲也想慰勤恤之懷莫由瞻奉
惟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

又

某啓辱手教荷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
慰某凡百如昨新屋旦夕畢工卽遷入長子邁自浙
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却可

寓惠全集 卷三
以掃室安居矣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
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劇未緣面盡臨書苑
結漸煖萬萬爲人自重

又

某啓浮玉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毋今
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錄示決不示
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
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咽津納息真是丹
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沂流令積久透徹乃効也

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刊之語也

又

某啓自幼累到後諸孫病患紛紛少暇不若向時之
闐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礙新制不得赴蓋惠韶亦鄰
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爲計數日又見自五竿來者
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未報
近貶黜者料皆是真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
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

錄示得作打疊擘畫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蚤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數字

又

某啓比聞政譽甚美仁明之外濟之以勤想日有及物之益許錄示卅元近事幸蚤寄貺此月十四日遷入新居江山之觀杭越勝處但莫作萬里外意則真是非獨似也又長子邁將家來已到虔近遣幼子過徃循迎之閏月初可到此老幼復得相見又一幸事也邁到後當遣入府參候餘非書所能究不宣

又

某慮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金無一物狼狽前去惟待折支變賣得二百餘千不知已請得未告公一言傳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請得卽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殿直皆可爲幹賣緣某過治下亦不敢久留也猥未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窮爾死罪死罪

又

某再啓承諭津遣孤孀救藥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
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之
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劃一
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
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
守治狀過人議論甚可聽想蒙顧盼也

又

某啓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
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
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
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
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
下爾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
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
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
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苦蓋大約不過費
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
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筴竹萬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

時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其涼其利更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漕帥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孰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又

某啓有二事殊冗未嘗以干告恃眷厚也某爲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爲一空旦夕之憂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許節推處託勘請自前年五月請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揮爾告爲一言於志康也又有醫人林忠彥者技頗精一郡賴之欲得一博士助教名目而本州無闕不知經畧司有闕可補否如得之皆謫居幸事也不罪不罪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竿頗有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罪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百餘竿竹不時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某啓兒子乏人亦不相辭令嗣也不罪不罪又有少懇見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言輟一舟與之否今又有一家書欲告差人賫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已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恃公舊眷必能與

寓惠全集 卷三
哀恐悚恐悚

與徐得之二首

某啓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卽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旣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任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千萬千萬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凄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與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與翟東玉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性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採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近見人言循州興寧令歐叔向於縣圃中多種此藥意欲作書干求而未敢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不罪不罪

與孫運勾

某啓脾能毋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寧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爾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霑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渴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

寓惠全集 卷三
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爾薑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與歐陽知晦四首

某啓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并深感慰桃荔米醋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言諭今歲荔子不熟土產蚤者旣酸且少而增城晚者絕不至方有空寓嶺海之嘆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陳家紫但差小爾二廣未有此異哉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竒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嗇不宣

又

合藥須鵝梨嶺外固無有但得凡梨稍佳者亦可用此亦絕無治下或有爲致數枚無卽已也粟子或蒙

寓惠全集 卷三
惠少許亦幸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温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
啖之無炮製今人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
僕亦服此但採得陰乾便杵羅爲末棗肉或煉蜜爲
丸入木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
故以奉白

又

某乏人先寫狀不罪不罪去思之聲喧於兩郡古人
之事復見於今矣貴眷各惟安勝

與循守周文之

某啓近蒙寄示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
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
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
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
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術乎文之治循似用此
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

與游嗣立二首

某啓謫居瞻望不遠屢欲上問不敢忽辱手教勞慰
周厚感仰深矣比日履茲初涼起居佳勝某蒙庇粗
遣未緣披奉惟冀若時自重謹奉手啓布謝不宣

又

某啓使人久留海豐裁謝稽緩想不深責舍弟謫居
部中尤荷存庇家書已領併增感忤餘非筆墨可究

與朱朝請二首

某啓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得窺家傳之秘幸
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
所開益拜賜之重如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深
愧感老拙不揆輒立訓傳俟在畢工異日當以奉呈
也新識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
究也臨紙慨然不一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
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蒙牽復公
尚敢言及耶想當一笑

與蕭世京二首

寓惠全集 卷三
某啓春和竊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
到惠卽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幾廢以故後時想不
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爲時自重人還謹奉手啓布聞
不宣

又

某再啓不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
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
及面稟輒已遷入悚久不已想仁念顧卹不深訝也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
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
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
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醵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
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
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與羅秘校二首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
甚高伏讀感愧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

海徼屈淹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愧
卽爲達也伏暑萬萬自重

又

某啓衰病裁荅草草不訝不訝知不久美解卽獲會
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
士去面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覩縷增城荔子
一籃附去人馳上不罪不罪

與米中行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
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
矣途中爲告文安國篆得閣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
若欲觀折開不妨却乞差一小心人賫送祖堂者不
罪不罪

與曹子方五首

某啓奉別忽三年奔走南北不暇奉書中間子由附
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朞月遂盡之
到惠州又遍中領手書懶廢益放不卽裁謝死罪死
罪

又

某啓專人至教賜累幅慰撫周盡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某得罪幾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卽日殊健也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亦康佳養生亦無他術獨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經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閒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魂少伸眷於地下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身頗知書蒙惠音茗丹砂烏藥敬餌之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萬萬保重

又

某啓公勸僕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除時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覽畢便毀之切祝切祝惠州風土差善山水秀遠食物粗有但少藥爾近報有永不叙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

寓惠全集 卷三十一
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
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爾此書此詩只可令之
邵一閱餘人勿示也

又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厚眷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
至慰長子未得的耗小兒數日前暫往河源獨幹築
室極爲勞冗承惠芽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
感愧不已忽忽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少休
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

與王庠五首

軾啓二卒遠來承手書累幅問勞教誨憂愛脩盡仍
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軾罪責至重上不
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
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見竒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間

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
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
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
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
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
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畧似
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
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
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
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旣
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
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旣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
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
此中無有芎朮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軾爲舊患痔
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
時保練

又

軾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但恨老拙

寓惠全集 卷三
無以少荅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
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
夫子尚困場屋王贇良屈爲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
者海隅風土不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
人無醫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
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詳盡察之察之

又

承欲往黔南見黃魯直此古人所難若果爾真一段
奇事也然足下久違親庭遠適更請熟慮今謾寫一

書若果行卽攜去也

又

念七娘遠書且喜侍奉外無恙自十九郎遷逝家門
無空歲三叔翁大嫂繼往近日又聞柳家小姑凶計
流落海隅日有哀慟此懷可知兄與六郎却且安健
幸勿憂也因侍立阿家畧與道懇不敢拜狀也

又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
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畧與近歲

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
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
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
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
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
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
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
如之他作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
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
笑

與王序

某啓忝姻戚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
存記及之專人遠來辱賤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
等幸甚卽日履茲秋暑尊體何似某仕不知止臨老
竄逐罪垢增積玷汙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
遣人問安否此意何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
不肖所當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

審授任何地來歲科詔佇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
乞若時自重人還奉啓少謝萬一不宣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
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
矣願君益廣問學以期遠到

付邁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况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
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語
節飲食宴寢蚤起務安其形骸爲善也臨書以是告
汝付邁

與惠守方子容二首

某啓廢逐之餘始獲傾蓋頓上懽逾平生遂復託跡
治下薰濡之喜旣深煩恩之媿亦厚矣狼狽遠斥悼
懼失圖仁人愍惻所以慰藉津遣之者可謂備至求
之古人亦未易得况世俗乎懷感之極殆難云喻遣
濶數日起居何如同望羅浮蔚然天表如見顏色此
心可知有少幹回此四五日廼去江海濶絕復見何

日然共此大塊亦奚足云萬萬爲民自重人還奉手
啓上謝萬一不宣

又

家書承寄示感感但得達七十日可言遲乎賤累極
荷大庇未易言謝孫子病瘡遂愈皆出餘蔭但中間
失一孫遷徙中增牢落耳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夏無
絲葛冬無炭獨有一窮命耳以此一有而傲四無可
乎聊當千里一笑也

與侄孫元老二首

侄孫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務
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
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
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
長進曾見他文字否侄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
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
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志文况此文義當作

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
意也若不死終當作爾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啖
啜如故爾相見無期惟望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
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
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
也但葳靈僂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
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
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
鵠鵠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
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
氣虛實加減牛膝酒或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
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叔棗皂莢芽之極嫩者
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
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鄧安道四首

某啓郡中久留鶴馭時蒙道話多所開益幸甚幸甚

到山竊想尊體佳勝未卽歛會但深渴仰伏暑萬萬
自重不宣

又

有人託尋一劉根道人者本撫州秀才今復安在如
知得去處且速一報切切山中芥藍種子寄少許種
之也

又

某啓近奉言笑甚慰懷企別來道體何如橋想益督
工何日訖事船橋尤不可緩不知已呼得斫船人與
商量未惟蚤定却爲玅此事不當上煩物外高人但
君以濟物爲心必不罪煎迫也太守再三託致意不
敢不達也未相會間萬萬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一別便數月思渴不可言邇來道體何如痔疾
至今未除亦且放任不復服藥但却輦血薄滋味而
已寶積行無以爲寄潮州酒一瓶建茶少許不罪浼
瀆乍涼萬萬保練不知鶴馭何時可以復來郡城慰
此士民渴仰之意達觀久一喧靜何必拳拳山中也

寓惠全集 卷三
八月內且記爲多采何首烏雌雄相等爲妙

與何德順二

其白道師何君足下辱書并抱朴子小神丹方極感
真意此不難修製尚卽服餌然此終是外物惟更加
功靜觀也何苓之更長進後會無期惟萬萬自重不
宣

又

鄧先生聞入山後回如見爲致意獨往真長策也惟
蚤決計

與叅寥五首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
之墜甌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廩入雖微亦可供
麤糲及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旣不
失所外何復挂心實條然此行也已達江上耳目清
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紗裹肚鞵
各一致區區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
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懼而已

又

海月真贊許他二十餘年矣因循不作因來諭輒爲
之不及作慧淨書幸付與此本也表忠觀記及辨才
塔銘後來不見入石必是僕與舍弟得罪人未敢便
刻也此真贊更請參寥相度如未可且與藏公處也

又

某啓專人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咲之樂數日
慰喜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
大畧只似霧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
子折足鐺中菴糙米飯便喫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
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又苦
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
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
道也未會合千萬爲道自愛

又

頽沙彌書跡巉聳可愛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
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師年紀不小尚留情
句畫間爲兒戲乎然此廻示詩超然真遊戲三昧也
居間不免弄筆硯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

甚楮也只讀了付賴師叔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
竒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竒事但聞海舶遇風
如在高山上墮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
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
做甚麼千萬勿萌此意賴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所
謂無所取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
道其實爾自揣餘生必須相見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慧淨琳老及諸僧和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
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已來亦粗知道者但道
心屢起數爲世務所移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
里之行相調伏爾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
兒不動懷則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
人不凡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與轉達仍已有書令
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託求穩當舶主附與廣
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腳錢數目體例甚熟

與南華辯老十三首

某啓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

寓惠全集 卷三
洗心歸依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
佳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百日杜門養病凡百粗遣
不煩留念蒙致子由往來書信異鄉隔絕得聞近耗
皆法慈垂卹知幸知幸未由面謝惟冀千萬爲衆保
練不宣

又

筠州書信已領足兼蒙惠麪粉瓜薑湯茶等物意兼
重感怍不已柳碑庵銘金佳貺也卓錫泉銘已寫得
并碑樣金附去鍾銘子由終當作待更以書問之紫
菜石髮少許聊爲芹獻陋邦乃無一物愧怍却有書
一角信箴三枚竹筒一枚封全金寄子由不免再煩
差人送達慚悚之至

又

某啓正月人還會上問必達比日法履何如某到貶
所已半年凡百隨緣不失所也毋慮毋慮何時會合
悵仰不已乍暄萬萬爲衆自重不宣

又

程憲近過此往來皆款見程六程七皆得書甚安子

由亦時得書無恙又遷居行衙極安穩有樓臨大江
極軒豁也知之

又

某頓首淨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
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
地已置圃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
冬中也九月中兒子般挈南來當一禮祖師遂獲瞻
仰爲幸也伏暑中萬萬爲衆自重不宣

又

遠承差人寄示諸物等一一荷厚意也兒子被命仁
化今想與南華相近也謫居窮陋無可爲報益不遑
矣

又

某啓人至辱書具審法履清勝至慰至慰忽復歲盡
會合無期自非道力深重不能無異鄉之感也新春
惟冀若時自重

又

某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

寫王維劉禹錫碑未存意思下筆又觀此二碑格力
淺陋非子厚之比也張惠蒙到惠幾不救近却又安
矣不煩留念寄拄杖甚荷雅意此木體用本自足何
用更點綴也呵呵適會客書不盡所懷續奉狀也正
輔提刑書告便差人達之內有子由書也

又

某啓久不聞問忽辱專使手書具審比來法體佳勝
生日之餉禮意兼重庶緣道力少安晚境乎銘佩之
意非筆舌可究披晤未期惟萬萬爲法自愛不宣

又

某再啓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
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此生結緣於
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
勒而堅可採勿笑舍弟及聰師等書信領足此自有
去人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看船不得禮拜祖師
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徃不訝喧聒
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在客送回也留住五七
日可矣

又

學佛者張惠蒙從余南遷余游南華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華禪師使人於惠惠蒙曰去歲不得一禮祖師參辯公乃可恨欲與是人俱往請留十日而還余佳其意許之且令持此請教誨於辯公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

又

近日營一居止苟完而已蓋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間又無可餽賃故須作此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蓄此物到此已來叔壘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瘴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示諭恐傳者之過材料工錢皆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者知之免憂此言非道友相愛誰肯出此感服之至歲盡會合何日臨紙悵惘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集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

惠及罌粟鹹豉等益荷厚意碑銘模刻甚精某此凡
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
爲衆自愛

與泉老

某啓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
十六歲矣示兩頰雖非竒特亦有可觀孑然一身寄
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潸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
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爲之出涕也祗
尚慈悲普救何妨輟叢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
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
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可卽令人製衣物去此
人雖不審其性行然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
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爲惡之理幸望慈憫攝受不罪
不罪

與僧隆賢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
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
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

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
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縋之有龍
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縶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
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
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
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
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飭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
節哀自重

其二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
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
靡汗不能盡意恕之

蘇文忠先生寓惠全集卷之四目錄

別集

共五十三條

宋元名賢題寓惠詩

黃庭堅

唐庚 二首

邢世衡

明賢題鶴峯詩

潘府

劉克莊 二首

楊萬里

余本

王曠

余寬

王大用

李玘

汪思

王宗沐
二首

涂相

熊桴

陳謹

陳聯芳

汪言臣

李盛春
二首

鄧鏞

鄧鍾

葉春及
二首

鄭邦福
二首

樊玉衡

張臬

趙志臯

林應麟

潘勗

顧言

曾仕鑑

葉萼

魯點

任可容

張萱
二首

韓晟

孫光祖
二首

丁元合

莊際昌

孫光啓

王命璿
二首

詹士龍
二首

歐主遇

題合江樓詩

葉春芳

曾仕鑑

遊合江樓記

張瑋

西湖歌

張萱

沈漸學

西湖詩

顧言

王克晦

朝雲墓詩

孫蕢 二十五首

曾仕鑑

任可容 二首

楊起元

陳正蒙

丁元合

寓惠錄舊序

羅榮

徐時進

蘇祠歲祀祝詞

李畿嗣

蘇文忠先生寓惠全集卷之四

蘇文忠先生寓惠全集卷之四

惠郡後學黎遵指是因甫彙集鼎刻

男黎融吉南仲甫騰校

葉維陽必泰甫

黃瑜幼燦甫

參刻

張元允賓王甫

錢夢蘭國馨甫

別集 共五十三條

先生在惠三年其前後遺言逸事有本傳年譜未

及載者散見于別集外紀省郡志乘諸家小說之中俱字字有韻未可遺也其嬉笑怒罵皆爲文章有率意信腕直書數語竟爲它人刻畫所未能及者惟經後賢評騭將其所用之故實敲推并前人之詩章比擬乃始見其妙絕今古茲採諸家評語凡涉惠州詩文而發者一一附錄亦以當此集之小註脚也又自公寓惠已垂五百年宋元及今騷人墨客登眺鶴峰徘徊西湖嘉祐合江諸勝及吊朝雲芳塚各有篇章今悉附刻以成寓惠全書近

補前刻之闕遠志美人之思云爾

坡公叅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稗稗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公題自己照容師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

瓊州

坡仙集

東坡在惠白鶴峰故居有堂曰德有鄰軒曰思無邪小齋二曰睡美處曰來問所有亭曰娛江亭左有硃池右有墨沼有小圃中有亭曰悠然一統志云紹興

中虔寇陷惠州居民官舍焚蕩殆盡獨留此居致奠而去

惠州府志

公到惠初寓合江樓即遷嘉祐寺再遷合江又還嘉祐始卜築白鶴峰新居其所居雖遷徙無常而書齋皆以思無邪名之晚年淵悟入微謂此語實儒釋相合之妙諦厥旨深矣

紀年

承務郎蘇過字叔黨公幼子也公知杭日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及公謫惠遷僮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子由每稱過

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在惠吟詠著作甚多今所附見者止有颶風賦贈曇秀詩而已

蘇公本傳

鶴峰西鄰翟秀才名逢亨公常與往還夜過訪有翟夫子舍尚留關之句時邀在坐與客陸子厚吳子野賴仙芝等劇談諧謔皆以夫子呼之意其人必端方好學者至今故居子孫猶在表其里曰翟賢

惠志并全集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為留月餘號曰玉巖居士仍

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
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
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

全集

公與人書曰吾遷惠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篙者
百指篙聲石聲擘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
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
一事何如且作字乎

坡仙集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
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案也

坡仙集

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近願學壽禪師放生以
證善果敬將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
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過在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
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亟請放之旁有侍妾朝雲
見過衣衾有蟻動視之乃蠹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
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汝今近取諸身以殺
之可乎妾曰柰齧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
不可罪也今人殺害禽魚豈禽魚齧人耶妾悟自後
罕茹腥物多食蔬菜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卽是佛不

在斷肉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坡仙集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坡仙集

坡在惠州其家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邊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

之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外集

居士着衲衣因見客着公服次謂南華長老曰裏面
着衲衣外面着公服大似阨良爲賤長老曰外護也
少不得居士曰言中有響長老曰靈山囑付不得忘
却全集

虔州有廉泉先生謫惠州過之題詩曰水性故自清
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爲我廉
我以此名爲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爲柳宗元
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淄紛然立名字
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揭來廉泉上
將鬚看鬢看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全集

庾嶺下田氏水閣東南一峰豐下銳上俗人謂雞籠
山先生更名獨秀峰遷惠過之戲留一絕倚山巉絕
玉浮屠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二
別四方壺全集

坡公謫惠州道經南安於寺壁作叢竹怪石後韓平
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
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後平原敗
籍其家壁入秘書省之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殿道

山堂而此庭無念 坡仙集

先生在惠常嘆其風物之美卜居鶴峰有終焉之意如所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不妨長作嶺南人者其語甚多後自過海置家居此意可知已或謂其醉後牢落動以蠻風瘴雨呼之何也當事者欲以惠死公公敢以惠爲樂恐有不測之命一言不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傳喧至都儋州之命又來矣公且柰之何哉 耆舊紀聞

先生詩有在儋州而作惠州語者如庚辰聞黃河復故一律老去仍棲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猶未赦虞翻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荔作上元河源屬惠此所謂河源似非遠指黃河之源也 全集

先生在惠詩有一聯而別詩再見者如荅周循州前身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後北還贈虔州術士謝君屬國新從海上歸君平且莫下簾幃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箕取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是

一聯而兩見之也

全集

惠俗喪事用樂平時上衣下裳多用白練先生欲革其俗作詩譏之父老相傳一聯云鍾鼓不分憂樂事衣冠難辯吉凶人事核而語韻全詩失傳文集中亦未之見也本傳云海外詩文當時已多遺失矣

紀聞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

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

初秋所作

坡仙集

林行婆歸善酒媪善於釀法公嘉之常攜客買醉傳聞其家在嘉祐寺前公初野步嘉祐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寡居三十年作詩記之有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之句鶴峰上梁文有曰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

賒新居訪翟秀才有林行婆家初閉戶之句後過海
南寄書循守周文之又云林行婆當徃有香與之到
日告便送去也其眷念如此必非凡姬與儋之春夢
婆稱雙慧矣

紀聞

與孫叔靜帖云看山人有巢谷者曾應進士武舉皆
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軾謫海南徒步萬里
來相勞慰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
谷有子在里中軾已使人呼其子來迎喪助其路費
但未到旅殯無人照視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

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
常戒王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矣

全集

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蓋悼朝雲作茗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龜以道云
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道此老須過海爲古人不曾
道到此今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之巧故
宜謫罰也

坡仙集

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傳於世或以爲非在惠州
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信知

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
遺艸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蔽濁涇自爲清科斗藏
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
江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
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逝未盡此理今復
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
遂相與嘯咏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
期游汗漫蓋識於此云

坡仙集

子瞻渡江和介甫游蔣山詩介甫指峰多巧障日江
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又誦
子瞻在惠荔枝一聯云海上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
白玉膚絕嘆以爲名言

別集

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
不游蘇氏之門與常升其堂而畔之者可知也當先
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
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多手求熱救溺

取名者耶 外紀

山谷曰東坡所作卜筭子詞意高妙非喫烟火食人語余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坡在惠州白鶴觀作惠有溫都監女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從而物色之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為媼未幾而坡過海女遂卒塋于沙灘側故坡回惠為賦此詞借鴻以為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蓋指葬所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漁隱謂鴻雁未嘗棲宿樹

枝惟在田葦間然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耶葵陽曰焦弱侯欲去此條余獨悲其能具隻眼知坡公之為神仙知坡公之為異人知坡公之外舉世再無與兩是以不得親近寧死不願居人世也 坡仙集

余嘗親見卜筭子缺月掛疎桐一帖山谷書蒼老鬱怒大是奇筆坡公此詞亦佳詞尾寂寞沙洲冷與篇指相應不必妄換崔信餘詩句 弁州集

余按先生全集卜筭子詞內小註載黃山谷跋又

與坡仙集異謂此乃先生在黃之作末句用崔信
餘詩語然弇州先生最稱博雅又云親見山谷缺
月踈桐帖則坡仙集所載爲有據矣耆舊續聞亦
云趙右史曾見長公此詞墨蹟末句是沙洲冷則
弇州所見者更先有徵今姑兩存之以留千載佳

話

丁晉公海外詩云艸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咲咲何
人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咲鳥不知名聲自呼左覺

才力勝

坡仙集

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
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之語禹
玉嘆賞爲其切題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甌書
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
有一先生此二句更覺工

坡仙集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
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
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其
詞云此餠之良者也此麪之精者也尚有五升之羸

也足以散解而勻停也此吾酒之萌也蓋三投而後
平也以舌爲權衡也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此炎州之
令也此吾酒之正也凡四兩二物并也此吾酒之少
勁者也嚴而不猛也中風而酒病也故吾酒三十日
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
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坡仙集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
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外紀

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晚謫惠州

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坡仙集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
海上群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
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坡爲之對曰繫悶豈無

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鋸山

坡仙集

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
因論坡詩之妙如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
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只著
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

外紀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此老手點瓦鑠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東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鞴他人豈可學耶蔡陽曰嘴頭禪亦自快人

外集

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以笙簧易鼓吹也又曰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

坡仙集

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

友

坡仙集

坡公北歸經韶州月華寺值建法堂僧乞題梁公欣然投筆云天子萬年來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歲月字一夕爲人盜去左梁墨色如新今尚存

坡仙集

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笑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反耳

談史

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出郊迎問海南風土人情
公謂風土極善人情不惡某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
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泣涕而別曰
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坡仙集

公初從定州遷惠時途中有詩并序曰余始赴中山
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頗以爲恨今將適嶺
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蕭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
曰余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

柳可獨衡山解釋韓

全集

東坡海南歸人有問者荅曰此乃余骨相所招少時
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
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矣

坡仙集

紹春渚錄云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
五祖戒和尚故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
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豈真
戒禪師後身耶而謂山谷前身一女子今不能詳語

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
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
爲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
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卽吾墓學士
能啓而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旣覺而訪如言修掩旣
畢而腋氣遂除

外紀

人間無漏儒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
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
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海

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

正 坡仙集

常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坡用其韻此絕
唱不當和也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
還許人再道否又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
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
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

坡仙集

容齊隨筆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
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

亦季孟山玄卿坡自註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轡轡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

廣東通志

真德秀跋東坡書歸去來辭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

廣東通志

又曰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旣而黨論起其

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
懼爲先生累耳先生荅曰余比得一疾竒甚相見則
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吁之人也亦以通
經學古自名而其行誼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
行之說詎不信然因戲書於後以發千古一笑

通志

東坡謫惠州日與一老生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十
歲生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贈一
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古稀年

侯鯖錄

先生像贊曰子瞻堂堂出於娥眉司馬班楊金馬石

渠閱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
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遂嬉笑怒罵皆成文
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名之
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
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
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九
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
無如此道人何

山谷集

孝宗文集序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

之蠹賊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
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謹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
於立朝放浪嶺海侶于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備波
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
我師模賈馬豪竒韓柳雄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
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嘆播以聲詩

坡仙集

乾道九年蘇嶠誥詞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
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
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

祐全盛嘗膺特起之召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
嘆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
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峽然之節莫之
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前生議論常公於身後
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看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
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闡而章是
以論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同風惟而英爽之
靈服我袞衣之命

宋史

宋元名人題東坡先生寓惠詩

和陶偈

黃庭堅

號山谷 宋太史

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食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鶴峰故居

劉克莊

宋廣南東路提刑

嘉祐寺荒誰與葺合江樓是復疑非已為韓子騎麟
去不見蘇公化鶴歸

西湖懷蘇長公

劉克莊

岷峨一老古來少杭穎二湖天下無帝恐先生晚牢
落南遷猶得管西湖

白鶴峰感懷

唐

庚

字子西宋進士大觀四年謫惠州

往事孤峰在流年細草頻但知其室邇誰識所存神
碑壞詩無敵堂空德有隣吾今稍奸黠終日酒邊身
又

小市分江破連簿水捲翻到今佛跡在千古鶴峰尊
浮嶠來何處豐湖入數村登臨有何好秋至數消魂

西湖憶蘇長公

楊萬里

宋學士號誠齋 提刑廣南東路

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蘇公原是西湖
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白鶴峰祠迎神歌

邢世衡

元人宦
惠州

岷峨鏡天中巴江氣澤攸鍾贄相望公攜伯季照四方前掩嚴李司馬楊壘摩遷固挾騷莊大音斯完諧咸章三四神君翼東皇策成殿上驚貂璫躋之西掖置玉堂色難臭腐殮楓香疏詆新法排獯郎天關虎豹眠如羊郃氏之子首謗傷群慝角喙森開張鈔聲不聞蓬萊宮笙鍾酣谷樂未央九疑連綿江蒼茫羅浮山下真吾鄉靈連蜷兮聊翱翔桂醕湛兮不滿觴華表鶴歸民不忘宣和貴人幾墟黃一時之屈伸者

長千秋萬古日月光

明贄詩

謁東坡先生故居

潘

府

提學

春日閑尋坡老祠祠前白鶴去多時百年僂骨成遺像兩翮清風落斷碑遠跡豈因貪惠飽高音聊自和陶詩獨憐雙鳳鳴伊闕此鶴緣何竟不歸

又

余

本

提學
楚人

宋玉招魂傷暮春何人猶自說埋輪湖中矮塔碑成蘚雲外高齋句尚新病倚鶴峰悲楚客年占雞骨賽

江神嗅花豈謂瀟湘遠漫採江蘿寄美人

和前韻

王

曠

惠州節推名宦

視草曾分玉陛春老來隨地寄征輪空山古剎餘三
適野渡長橋見二新絕代文章傳石室千秋香火護
江神臨湘敢作招魂賦同是飄零萬里人

和前韻

余

寬

郎中

乾坤留得此腔春世態機春百轉輪瘴雨荒天碑蘚
合村翁芳藻歲時新鶴峰卜築公高枕野服登堂我
愴神風節娛江流不盡長雲古木正思人

又

王大用

府尹

白鶴坡仙俱不返峯頭芳樹寒颼颼重瞻廟貌感異
代因憶峨眉眉悲素秋五嶺未有絲髮補十年獨抱瘵
曠羞雅歌斜日有心事日送霞江天際流

又

李

圯

郡太守名宦

長公去已久鶴嶺正相親抗疏寧貧病流風且俗醇
黃知盧橘熟紅染荔枝新桂酒聊成奠松風過暮津

又

汪

思

叅政

白鶴杳不返先賢餘舊宮誅茅應暫爾薦荔遂無窮

山色亭臺迥江聲戶牖空長懷枸杞好猶說佛桑紅
古意蒼茫外浮生感慨中
春愁花遠近吏事嶺西東
獨愛乘驄使罇壘半日同

又

王宗沐

叅議

孤忠易得罪投荒萬里天
一行辭便殿無復兩宮憐
俎豆家人共文章斗極懸
悟後齊生死知公是上禪

其二

貴我在知希高名衆所非
留將百代仰何似一身歸
猿促羈臣淚花明學士衣
祠屋空江上年年鶴自飛

又

涂相

御史

白鶴峰頭閣曉陰晴烟殘樹古祠深窮鄉寂寞孤臣
迹抗疏崢嶸報主心千載文章增仰止百年冠蓋幾
登臨也知瞻拜非眞像讀罷殘碑淚滿襟

又

熊桴

巡撫

五百年前蘇子游青山白水想風流孤亭遙隔金蓮
夜兩賦爭傳赤壁秋綠柳紅蕖曾繫楫沙汀漁火漫
停舟乾坤勝地容遷客應笑浮雲自捲收

又

陳謹

福建人

修撰

玉署詞章百代雄
惠陽人士仰文忠
金蓮曾撤宮中燭
白鶴長浮水上峰
池沼春雲生麗藻
祠堂日暮鎖垂虹
憐余同是飄零客
欲賦招魂愧未工

和前韻

陳聯芳

御史

白鶴凌空勝槩雄
寒裳祠下企孤忠
春風城郭雙溪水
烟雨樓臺五里峯
此日生芻人似玉
當年詞藻氣如虹
許多好景憑誰道
崔灑題詩句句工

又

汪言臣

御史

聲名一日動京師
更有奇才結主知
氣味何如彭澤令
是非付與黨人碑
金蓮燭裏春風夜
白鶴山前暮雨時
獨有仙姬憐作伴
藥爐經卷慰離思

又

李盛春

參議
水人

蜀道移家萬里長
謫居贏得荔枝香
風流瘴海瞻祠像
雲翰天孫織錦章
白鶴已飛成幻夢
西湖何處不徜徉
我來墨沼尋芳跡
因惹鄉心到雪堂

其二

孤峯雲物護蘇祠
月淨寒江鶴影欹
遷客乾坤留勝寓
高風今古動遐思
亭開煙樹千章合
樓隔江城百

尺危清興坡翁緣不淺西湖處處若爲期

又

鄧

鏞

晉江人
歸善令

勢列羅浮接上台孤峯雲物護竒才
蟄龍遺釁金蓮
杏白鶴長鳴赤壁來星動潘陽雙劍合
烟收細柳兩
江開娛亭讌罷分飛去剩得山間月照臺

又

鄧

鍾

晉江人
惠叅戎

提兵西去掃蠻埃把酒高峯曙色開
硃墨池留龍作
甬江山樹老鶴依臺蘋繁祗共丹心薦
詞賦猶傳紫
氣來爲憶子由同嶺外臨風今媿出群才

又

登白鶴峰同
滕郭二公作

葉春及

號石洞歸善
人戶部郎中

昔賢遺宅懸千載此日高旌到二公
人去碧山空有
鶴興來彩筆總如虹晚寒蘋藻春雲裡
醉倚蒹葭暮
雨中今古重傷回首地幾誰飛閣坐層空

又

題白鶴
山房

葉春及

主人茅堂秋瑟瑟留賓栢塢酒常開
山空白鶴何年
去日暮流螢隔幔來池草世傳鸚鵡賦
海門東瞰鳳
凰臺黃金白髮俱塵土鷗鳥從君幸不猜

又

鄭邦福

上饒人嶺
東副使

有客南游字羽夫去來隨處識真吾卽看江上風雲
變何必今身又姓蘇

其二

白鶴橫江暮景鮮象頭山色照高騫自從赤壁踟躕
後千載長鳴又戛然

又

樊玉衡

湖廣人御
史謫雷州

突兀高臺接大荒坡仙到處有祠堂遠辭玉署功名
薄獨住青山姓字香騷客千年爭吊古孤臣一拜欲
沾棠椒漿薦畢蘭橈動回首雷陽意渺茫

又

張臬

尚書

白鶴峰頭夢鶴僊靈祠光景儼廻旋臨風吊古悲前
事把酒論心共百年遠樹亂烟消烈日澄江孤艇泛
長天竭來無恨清秋興卽得如翁赤壁緣

又

趙志臯

號潑陽大學士蘭
谿人遷惠州守道

風流原是謫僊才豈憚炎荒萬里來嘉樹自承華露
重孤英不與衆芳開黃金殿上移蓮炬白鶴峰頭卧
草萊明月祠前一登眺兩江山水鬱崔嵬

又

林應麒

天台人惠州
同知名宦

夢魂此地昔曾過想像其如感慨何蠻土瘴烟今古
在鶴峰應識舊東坡

又

潘

勗

博羅人
縣令

秋日來登江上亭風雲接地晝冥冥經年去鶴不復
返當午晴山他自青道屬艱難悲積瘴興隨遷逐渺
滄溟峯頭愴恨瞻遺像澤畔何勞悵獨醒

又

顧

言

惠州
太守

峯頭白鶴已飛去山下長江日夜浮墨沼硃池分曉
霧岸煙漁火繫孤舟玉堂深鎖鶯花香炎嶺頻遷歲
月悠識盡浮生忘去住長沙何必吊湘流

又

曾仕鑑

字人倩南
海人中書

萬死辭金馬竒峯借一枝青苗遺像泣丹荔土人思
檻外長江舞天邊列岫垂雙池雲不斷何處返令威

又

葉

萼

歸善人
廣文

學士風流復在茲清秋落日使人悲江聲猶咽投荒
處鳥跡如窺睡美時文藻空山留故宅烟雲喬木鎖
殘碑停杯一望遼東鶴野立徘徊自詠詩

又

魯

點

襄陽人廣
州推官

峯陰祠宇俯層阿古木森森擁薜蘿忠見南遷凌遠
島文齊北斗映澄波到今城闕蘇公宅自昔殘碑黨
字磨荏苒風塵元是幻幾人跨鶴此頻過

又

任可容

安慶人
副使

晴空白鶴散新秋結客登臨此勝游往哲千年光俎
豆德星一夕聚滄洲硃池猶識丹心在墨沼還疑綵
筆留醉聽曙雞聲欲亂長江曉色接羅浮

又

追和訪西隣
翟秀才二首

張 萱

號九岳博羅
人平越太守

數椽正瞰蛟龍窟九死曾排虎豹關磨蝎誰憐留瘡
海痴仙祇合在人間濤翻怒石晴飛雪翠滴頽垣雨
過山夢裡新豐已相識長安天上不須還

其二

影堂秋寂螢啼戶丙舍更寒水照燈毀積總歸三寸
管恩深空抱一條冰胸山石室鳴琴婢瑞草溪橋守
墓僧羅帶劍鉞渾似舊割愁繫悶亦何曾

又

中秋集
飲鶴峯

韓 晟

號嵩少博羅
人遂安令

桂華今夕倍流天樽酒逢君解挾錢人似庾樓攜客
夜祠憐蘓子謫居年千秋鶴去留華表萬里雲來拂

檻前莫道陰晴渾不定古今人世實踈烟

又

孫光祖

四明人副使

昔賢游息地芳址幾沉淪荒磴苔方合遺墟茆可薪
我來按茲土攬結獨愴神代遠池如鑑人亡墨尚新
孤忠懸宇宙雄藻埒漢秦遺愛流民社竒才動紫宸
炎荒投萬里夷險忘一身頓釋糾紛累頻爲詩酒親
卓哉百世師學步媿無因命僕尋芳跡誅茅疏舊濱
池泉清漪漪亭石白磷磷翰墨千年麗羨墻兩地春
昔守黃有洗墨池追憶及之惠陽濟濟士山斗仰維均先覺覺後

覺毋令空絕塵

其二

孫光祖

白鶴峰頭學士祠修松古栢影交欹幾從赤壁追芳
躅又向清輝繫遠思萬里孤悰惟報國半椽風度總
忘危寒烟立馬滄江冷景仰高風敢後期

又 秋日祭先生

丁元合

號西湖歸善人文學

鶴不歸來人已遠江山留下舊胸襟和陶詩映千峯
翠解帶犀橫兩水深仰止不圖償夙責永寥無語晤
知音東籬遙憶當年醉酌冷西風陣陣心

又

莊際昌

晉江人修撰奉使至惠

空山寂寂碧雲低蘇子舊游春夢迷鶴似放來長作伴湖隨卜築便成隄風流麗藻千年在烟樹蒼茫一壑棲憑吊炎荒多勝蹟從教莫恨黨碑題

又

孫光啓

四明人郡太守

登高懷古弔竒才白鶴今無燕雀來殿裡金蓮成已事嶺頭茅屋有餘哀數峰天外懸圖畫一曲江流映碧苔嗟余計拙應同調往夢相逢豈偶哉

又

王命璿

福建人巡按

莽蒼極目紫烟屯直躡峰頭放鶴門檻外雪濤風欲捲池中硃墨水還溫羅浮瓊海從游屐赤壁西湖總共源身世悠悠何足問江山葱翠迄今存

其二

地抱城郭萬井連環瓔簪珮故翩翩澄江如練蒼冥聞飲澗飛虹白石妍躡磴樹陰晴日映浮杯峯靜暮在東荒墟剩有高峯在誰道子猷興自偏

艾

詹士龍

廣信人分守嶺東

余之齧頭一故居高臺翠嶺俯城隅乾坤有恨羈臣

又

莊際昌

晉江人 修撰 奉使至惠

空山寂寂碧雲低
蘇子舊游春夢迷
鶴似放來長作伴
湖隨卜築便成隄
風流麗藻千年在
烟樹蒼茫一壑棲
憑吊炎荒多勝蹟
從教莫恨黨碑題

又

孫光啓

四明人 郡太守

登高懷古弔竒才
白鶴今無燕雀來
殿裡金蓮成已事
嶺頭茅屋有餘哀
數峰天外懸圖畫
一曲江流映碧苔
嗟余計拙應同調
往夢相逢豈偶哉

又

王命璿

福建人 巡按

莽蒼極目紫烟屯
直躡峰頭放鶴門
檻外雪濤風欲捲
池中硃墨水還溫
羅浮瓊海從游屐
赤壁西湖總共源
身世悠悠何足問
江山葱翠迄今存

其二

地抱城郭萬井連
環瓔簪珮故翩翩
澄江如練蒼冥飲
澗飛虹白石妍
躡磴樹陰晴日映
浮杯峯靜暮荒墟
剩有高峯在
誰道子猷興自偏

又

詹士龍

廣信人 分守嶺東

岬頭一故居
高臺翠嶺俯城隅
乾坤有恨羈臣

聞說當年少子由相將海外度窮愁
攜來行篋堪流覽偶得新詩好
唱酬玉糝羹中忘旦暮
偃松屏下幾春秋
看山家法元如此世德應知自作求

又

歐主遇

字嘉可南
海人名士

亭枕孤城瞰水滄江山有主屬吾師
逐臣嶺外流風遠侍女湖西宿草垂
月吐幾更千樹合鶴歸何處一
峯危前朝不是頻安置誰遣淵明有和詩

合江樓懷蘇長公

葉春芳

歸善人贈
工部尚書

樓上覽群芳如乘赤壁航無絃音更妙真
一酒堪嘗白鶴仙臺古澄江素練長
百年如轉瞬空憶古之狂

又

曾仕鑑

千山樓外兩江斜地是端明學士家
白鶴不歸城郭在東新橋下水如花

遊合江樓記

張

瑋

號二無宜
興人提學

余之觀於合江樓也蓋丙寅五月十日云先是惠頗

曠郡守徐君率寮屬屏輿却蓋暴火日中遍走百神
又趾入肆勸糴下令昂穀直直乃得不昂民爲忘曠
余初至與分耗數憂未敢按圖索勝也會睹者斲者
饁者篠者旅而行於市者聯臂呼曰雨足而吾試適
竣徐守乃偕其佐丞則余君化淳倅則徐君允聘呂
君大英李則金君汝和揖余言曰惠之左偏憑雉而
樓者曰合江東坡先生芟焉圯且數矣新之者守也
守將有惠命夢一偉丈夫曰子其嗣予亡何馳而南
至之日署事者以茲樓請首飭厥工則夢實告之余

躍然起去署可數武城出於面級而上俯江而歸然
者樓也攝衣而躡支頤而若有思已乃嘆曰蘇公不
來嶺南其無茲樓乎樓不知肇自何年公以驚鱗折
翼之餘視身若辭枝之葉未識所泊儻然一寄茲樓
而人遂以爲樓之勝有以來公也視兩江洄流倍覺
傾洞向時塊然山色若點黛傳青乍翔乍舞紛入此
樓中夫然后見樓者咏未至樓者思一緣一海之權
若乾坤一大缺陷度木剡石汲汲乎六齋之輜昔至
謂大地原無山川俱從人胸中幻出小豈小爲大公

小者幻小胸之曠無際者又幻大爲小幻小爲大公
所至幻出西湖不止武林也而曳踵六槁之畔者至
以公之氏氏堤黃武之間有兩赤壁互爭以爲公攜
酒與魚處宵月偶白水石相擊漁笛鳴鳴鶴鶴磔磔
譜前后兩賦不休當事者無若公何謂非瘴烟毒霧
魑宮蛋窟不足以死公孰知武林之幽麗赤壁之浩
淼公已裹之而來貯之粵江之濱矣岷嶠吐吞湍濤
奔濺數尺之樓容受萬變均堂巨海拳石泰華公日
睨之不少異于干乎以飢則飽以飲則醉以夢則甜

以曳杖放脚則爛然天真向之題爲瘴烟毒霧魑宮
蛋窟者得公一洒其辱而茲樓遂堪千古然則見樓
者咏未至樓者思一椽一桷之摧真乾坤之大缺陷
而不容已於度木剡石也坡公幻合江樓乎亦人人
胸中幻出坡公也余竊異公匪獨不惠苦也抑魂若
魄猶眷眷此江郊夫當事者以惠死公庚以公生惠
病者藥莩者痊憐涉者之脛也則不有其犀公去數
百年惠日以瘳知徐君之能勤惠也見之夢而囑之
嗣徐君晝飡則傳夜腋不簞者三季而餘矣丞若倅

若李辛而佐之蚩蚩者曰吾不知腹何以長果暮戶
可闢而帖席斲也夫如是誠嗣公而不泚新一樓乎
哉今使瞞者齷者饁者篠者旅而行於市者不謳而
呻蘧蘧焉嘆之憂也則江濤皆悲風山藹亦魃焰耳
余卽攝衣而躋支願而思有不環顧愴然去之恐不
速邪昔坡公喜雨則以名其亭援昔曙今更名是樓
也以永質諸坡公粲而曰可矣徐君名儀世余同郡
義興人余謂誰昆陵張瑞也

西湖歌

張萱

九州之內三西湖真山真水真畫圖錢唐明聖果不
妄二高三竺神仙都汝陰勺水胡爲爾歐陽太守移
家至續游不是老門生安得標名在人耳惠州西湖
嶺之東標名亦自東坡公紹聖已非元祐日惠州豈
與杭州同東坡寓惠凡三襪有詩一百七十二空將
藤菜敵蓴羹江月纔畱二百字

公寓惠詠西湖者止有新年二句云豐湖

有藤菜似可敵蓴羹又江月五首小序曰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迨曉乃歸公之游詠西湖止此耳而首篇則曰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湧金錢唐之門也卽此五首亦非專爲西湖而作此萬里投荒白髮臣棲棲數口外詠西湖者不槩見矣

亦非專為西湖而作也
萬里對蒼白髮
對對雙雙口

堂並魏代魏公之詩
西賦五北耳而首篇
限日五

工對吏與容款豐賦人對
軒寺味器新首首日或
或登合

離刀几全餘息
州謝表語
領畧湖山不在詩
公實惠

除習氣不湖山之靈更有說
東坡先生果奇絕前知

後有西園公能為東坡補其缺
世間清福人最難清

福無過湖與山錢塘汝陰久占
斷羅浮亦已窮躋攀

且留惠州一幅畫付與西園細
描寫
坡公有別後西

西園老矣可若何年來亦是行
吟者生長西湖六十

年半農半圃半漁船持蟹饌英
東坡語
烟雨外黑甜軟

飽
東坡語
水雲邊一片蒲帆五石瓠六如
荒碣三橋路

峰頭白鶴幾時還月下芳莧何處
渡竹岸楊隄秋正

新三三兩兩歌採菱城頭日落不
歸去篝燈遠近如

流螢永福寺前鍾一動臨風短笛
漁三弄輪篙撒網

攜笻箸網得銀梭爭咲闕漱玉灘
橫水不波蓼花深

處荷花多燭龍曉焰射寒玉
瀲艷化作金巨羅孤棹

最宜孤月上水鳥無聲秋沆瀣
人在冰壺琴一彈永

夜象山皆蒼響園公更喜雨中游
荷聲浙瀝櫓聲柔

萬里對蒼白髮對對雙雙口

烟鬟今已沐西子畫漿何須載莫愁萬頃烟波湖一曲人濯其纓我濯足結茆懶住羅浮山却向西湖伴幽獨西湖幽獨好誰論可是東坡宿種根爲問西湖千載後有人能否補西園

和前韻

沈漸學

四川人
郡同知

山水如環是西湖輕烟輕雨堪畫圖杭柳堤邊春色綠彩舫瓊樓敞仙都汝陰水月明如爾太守呼童尋源至更有玉泉擁地來香山碧雲美人耳西湖今又據嶺東地霸人傑說長公冷眼獨坐秋風裡湖水長

天一色同逍遙歲月三歷襍賦詩百餘陶無二墨沼龍蛇拂珊瑚千秋光怪現字字問天何意譴直臣隻影棲遲兩江濱江湖魚鳥饒逸性閒咏沙頭似龍吟吟弄風月偏有主何須披髮愁江滸一壺醽醁一枰碁滿天星斗落口語坡仙可慕又可悲宮殿風迴燕雀時去國屢驚身似葉放浪形骸酒與詩西湖有公開勝景長公有湖標竒絕何知西園復如公丁令威來兩無關浮生半日偷閒難那得吹簫遍湖山破除人世忙中苦且向孤舟待月攀西湖畫作輞川畫墨

竹寫傳西園寫家帙篇篇萬斛珠依依坡仙登堂者
白鶴一去幾許年雲中誰能駕鐵船雙鳧飄渺烟霞
外甘棠遮蔭水雲邊昔日坡仙如落瓠遽然參透艱
危路白鶴有去亦有還月下金針從此渡湖中綠柳
報春新湖中蓮舟歌採菱晚鴉飛帶夕陽去剩有漁
火點流螢永福鍾敲湖水動驚起白鶴聲三弄蒲團
坐定燈火傳不向繁華爭笑闕白沙灘頭水無波蘆
花淺處月明多何如自在澄心觀丈六金身顯巨羅
秋天秋月秋亭上萬里無烟澄沆瀣雲間鐵笛叫一
聲山水嗒焉若應響園公興到雨亦游佳句翩翩寫
境幽蘇子身前有西子消却當年萬古愁四時風送
湖中曲春睡江樓秋濯足烟花任儂到處收剖破籬
籬是真獨真獨真傳不在薪無住生心豈有根坡仙
千載逢知己或有奇人叩西園

游西湖懷蘇長公 顧言

洞賓渡滄瀛提劍驅蛟鯨來憇橫槎舍相邀共一枰
雷公霹靂手山谷自文英羽駕凌雲漢流觴泛玉泓
素秋四山碧嫋嫋天風鳴日暮還野樵漁歌起棹聲

芳洲積翠發白鶴襟鵝城斗酒何所需巨鱗今茲烹
昂昂老東坡占盡西湖名我亦西湖主清冷濯其纓
悠哉興不淺仙侶還逢迎此夕復何夕會當壬戌庚
天光落平湖虛白東方生四美曠難遇佳期不再呈
燕然擬勒罷詎惜一樽傾

又

王克晦 晉江人

一片湖光萬頃藍鏡中橋影落三三水禽不畏蘭舟
蕩霜葉何知野客酣別浦亭臺臨荇藻遙天鍾磬出
松杉伊人已遠芳洲綠惆悵青山隱暮嵐

夢朝雲詩 有序

孫 蕢 字仲衍南海人翰
林典籍國初才子

洪武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游羅
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還艤舟西湖
小蘇堤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
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臥僧榻上余
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
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做衛夫人書
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後書羅浮王仙姑
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乃人間

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爲北風所滅月亦烟
晦林木淅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立
卽還室掩戶踉蹌而臥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
衣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
逸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
世中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鞋導從其前後
隔竹先聞歌聲似吳人語歌已復續拗體三首
旣闕余不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
也謂余曰妾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
不見余亦驚覺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
雲之墓今數百年矣或其餘魄也耶

題壁集古十首

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
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
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

妾本錢塘江上任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
塚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
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

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巫陽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
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木古翔金雀竹裏春愁冷
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
東望望春春可憐江籬漠漠荇田田遶籬野菜飛黃
蝶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
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
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脚垂秋水爲神玉爲
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鍾隨野艇回孤棹蟬曳殘聲過
別枝青塚路邊南雁盡問君何事到天涯

身前身後事忙忙惱斷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
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群長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
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却羞郎

孤月無情掛翠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
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
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慙慙爲探看

杏花踈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有
効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佩空歸月
夜魂倚柱尋思倍惆悵夜寒斂玉倩誰溫

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
月香沁梨花夢裡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
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半欣白練裙
零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
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
長圓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

隔竹歌聲

十二首

孫蕢

舞衫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
異天桃窓下背花眠

烟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啣將春色
去夢中猶記詠梅花

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
忘水邊楊柳赤闌橋

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雲香吊書
客夢中同躡鳳凰翎

遠上寒山石徑斜宮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
斷莫怨東風當自嗟

與君略約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幾

載愁心一倍長離憂

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冷浸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

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修道半緣君

春愁冉冉帶餘醒珍簾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意酷憐風月爲多情

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

身前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却羞郎

續幻體

三首

孫蕢

白袷玉郎寄桃葉金鞍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園綠艸飛蝴蝶

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

瞿塘嘈嘈十一二灘
遠船明月江水寒
欲隨郎船看明月
游絲落絮春漫漫

朝雲墓

曾仕鑑

青山湖上掩黃昏
千載難招越女魂
惟有六如亭下
艸春來無語怨王孫

石上金剛字半蕪
蘇堤殘月伴墳狐
粉香化作西湖
燕白鶴峯頭夜夜呼

龜峰讌集望朝雲墓

楊起元

號復所歸善人吏部侍郎

浮谷老人身是仙
湖山清勝集群賢
青尊細雨將暮

色水檻踈燈移酒船
湖畔雲連侍御塚
山頭草沒朝雲
阡誰能懷抱不暢飲
忍使雍門咲粲然

吊朝雲

和長公原韻

陳正蒙

字穉開歸善人通政司進士

曾隨蜀道上青天
萬里羅浮更叩玄
桂酒釀成堪樂
聖粼羨調罷好逃禪
半生學士真竒遇
前世德雲有夙緣
羅帶水邊山似劍
月明何處挾飛仙

汎西湖眺朝雲墓有感

任可容

相將勝侶泛滄溟
蕭鼓中流隔遠汀
一水空明還近郭
萬峯蒼翠落虛亭
名娃荒塚雲常暗
學士芳堤草

自青最是雨餘山更好可堪燈火遍郊垆

又

任可容

聯鑪趨北郭選勝得西湖長者車方駐將軍劍欲呼
談天逢二妙學佛出三塗花氣蘇堤畔秋聲粵海隅
堂前尊俎歇水際木蘭孤荒塚朝雲杳晴空白鶴雛
方舟移荇藻蕭鼓起靡蕪月色穿帷細嵐光入夜無
長林啣鹿野遠渚集飛鳧響徹城邊角香分竹裡厨
彈棋還剪燭浮白且呼盧彼岸誰施筏玄亭可據梧
臺空疑結廡樹靜忽啼烏粉署新知已高陽舊酒徒

登山追謝傅放棹憶林逋共詫乾坤窄寧知歲月徂
索居憐踽踽酣暢自于于汗漫游成癖江湖興不殊
風塵同浪跡宇宙一微軀酪酊拚今夕無勞問客途

朝雲墓

丁元合

嫁自錢塘葬亦奇西湖西子兩相期半生箕箒從安
置四句金剛了別離神逐月華歸鶴嶺魂隨鶻血逐
蛾眉開尊不敢親憑吊長揖先生手澤碑

初刻寓惠錄序

羅

榮

古田人廣東左布政

古之君子名不虛立文章行業名之實也故言其鄉

而桑梓重仕轍所至有去思焉不幸顛蹶流離雖適蠻夷猶有顛然仰之者况文冠禮義之國乎東坡先生少負穎異崛起西州天下知有眉山蘇矣自擢科登朝屢建忠節弗用希世偶俗之言以固華要出歷方州政績可述如杭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固不止蘇公堤之誦也晚謫惠州始寓合江樓兩遷嘉祐寺嘗捐犀束金錢橋成東西二新工約利博後世便之而卜築白鶴蓋有終焉之意雖瓊海再移茲居如故至今猶稱東坡亭遺像儼然過者必下夫嶺海形勝

惠陽莫於其間聲教所被不殊中州然前此未有聞焉自公來止遠近快覩每有著作里巷傳誦達于京師山川草木因公改觀昔昌黎在潮才八月耳今茲稱潮以韓重也坡翁居惠四閱歲膏馥沾人久而彌多以蘇重惠固其宜哉吾寅大叅方公介卿守惠時首葺白鶴之祠翊娛江之亭又於詩文中摘其在惠作者凡若干篇名曰寓惠集江山風教開卷得其凡已使此邦人士因言求實尚友千古將有勃然興者則所以表章先哲而風厲其民者其在茲歟

正德七年

後刻寓惠錄序

徐時進

字見可鄞人郡太守轉嶺東道

余以戊申夏四月入惠且閱歲而丞蕭君以裕以是錄投先是余不聞惠有此丞謂錄故鏤在郡度歲久為螿所蝕無矣頃有以故帙貽者因授剖人余展然為丞謝非子大夫幾漫漶此矣按記公自紹聖元年至惠寓合江樓亡何徙嘉祐寺凡再徙而始卜築今所為白鶴峯者居亡何而又南徙之儋耳計公在惠三年而餘無論流覽不必極起處不必寧而所哀篇什三百章而餘而序銘雜著不與焉今味之公於時

殆已守恬全寂故津津五柳居多時復和墨為一抒其情境之所感而庸詎知後之襲珍嗣播至此哉或曰公時且不謀於酒脯米鹽而寧捐其賜錢束屣以倡有所為東西新橋者其他若掩骼藥病唯患苦是憫了無倦時以故惠人德之此尤淺之乎論公者也自公轉徙為遠臣足跡且半天下又何所不嚮邇公又何所而不援公為其地重不獨惠然且今之鏤播公文詞唯恐其少湮漸者豈必皆沾接於公者也世總總無所繫而不能不繫心於節義文章公則兼之

又坦洞慈和所至之地愈僻遠而公化誘回移之心
逾真切凡此皆公之所以爲公而得慕用於天下者
也顧獨不能安公於禁勿者公雖無競而不能少貶
氣故不同藏焉公所云能開衡雲而不能弭皇甫逢
吉之謗者公殆自喻矣由今諦之嫉公者與公之傾
於嫉者孰存而孰不存雖然天下亦何所而不必存
合江僅以名城東門而門之外所爲合江樓圯無存
久矣嘉祐寺圯亦久矣獨所爲白鶴以公榮名而得
與公之篇章至今存槩有物所托於世以其名耶抑

以其蹟耶而知今彼之炎炎隆隆以自詭於一時者
耶竊於公三嘆之

萬曆己酉

鶴峰祠歲祀祝詞

李畿嗣

號九疑湖廣人郡太守

先生在宋黼黻圭璋胡不樞莞而窺南方采風醫俗
修隄構梁濟人利物顛沛弗忘我明廣運惠爲雄邦
聲名文物如杭如黃曷以有此過化之鄉遺容儼雅
古木蒼蒼惟茲春秋仲祗薦芬香願騎白鶴來此翱翔
鶴峰祠舊有蘇頲濱唐子西像與長公父子爲四
弁享歲祀郡守史公雁峰有堂聯云神會一堂父

子第兄師友名垂百代風流節義文章相傳以爲
名言萬曆丙子郡守李公九疑以穎濱未嘗居惠
子西雖居惠又非蘇家門第同祀此地非宜撤去
之獨存叔黨公配享先生遂定爲祀典并撰春秋
祝詞以垂永久今存之



程